

六十四

她再来的时候剪着短发，这回你算是看清楚了。你问她：

“怎么把头发剪了？”

“我把过去都割断了。”

“割得断吗？”

“割不断也得割断，我就当已经割断了。”

你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她又轻声说，“我还是有些可惜，你知道那一头多好的头发。”

“这样也很好，更轻松，你不必老用嘴去吹，吹得够烦人的。”

这一回是她笑。

“你别总头发不头发，讲点别的好不好？”

“讲什么呢？”

“讲你那钥匙呀，你不是丢了吗？”

“又找到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丢就丢了，丢了又何必再找。”

“割断就割断了。”

“你说的是头发？我可说的是钥匙。”

“我说的是记忆。你我真是天生的一对，”她抿住嘴。

“可总差那么一点。”

“怎么叫差一点？”

“我不敢说你比我差，我是说总擦肩而过。”

“我这会不是来了？”

“没准马上起身又走。”

“也可以留下不走。”

“那当然很好。”你反而有些尴尬。

“你这人就是只说不做。”

“做什么？”

“做爱呀，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

“是爱？”

“是女人，你需要一个女人，”她竟这样坦然。

“那么，你呢？”你盯住她的眼睛。

“也一样，需要一个男人，”她眼睛里闪着挑战的光。

“一个，恐怕不够，”你有些犹豫。

“那就是说需要男人，”她来得比你干脆。

“这就对了，”你轻松了。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世界就存在了。”

“就只剩下情欲。”她接下你的话。

“真服你了，”你这是由衷之言。“那么，现在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那就来一次吧，”她说。“你把窗帘拉起来。”

“你还是要黑暗中。”

“可以忘掉自己。”

“你不是什么都忘了，还害怕你自己？”

“你这个人真没劲，又想又不敢。还是让我来帮助你吧。”

“她走到你跟前，抚弄你的头发。你把头埋在她怀里，低声说：

“我来把窗帘拉起来。”

“不用。”

“她摇晃身体，低头，一手把牛仔裤的拉链哗的一声拉开。你看见了内裤花边绑紧的细白的肉体中一个漩涡，把脸贴上去，吻住柔软的小腹，她按住你的手，说：

“不要这样性急。”

“你自己来？”

“是的，这不更刺激？”

她把罩衫从头上扯下，还习惯摆了摆头，她那一头短发已经没有这必要。她全都褪光了，亮出同她头发一样乌黑的一丛闪光蓬松的茸毛，站在你面前的一摊衣物之中，只剩下一副涨满的乳罩。她双手伸转到脊背上，皱起眉头埋怨道：

“你怎么连这都不会？”

你被她怔住了，一时没明白过来。

“献点殷勤呀！”

你立刻站起，转过她的身子，替她解开襟扣。

“好了，现在该你了，”她舒了口气，说着便走到你对面的扶手椅前坐下，目不转睛直望着你，嘴角透出一丝隐约的嘲笑。

“你是个女鬼！”你愤愤甩着脱下的衣服。

“是一个女神。”她纠正。

她赤身裸体，居然显得那么庄严，一动不动，等你接近。随后才闭上眼睛，让你吻遍她全身。你喃喃呐呐想说点什么。

“不，什么也别提！”

她紧紧搂住，你于是默默融入她的身体里。

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之后，她从床上坐起，问：

“有咖啡吗？”

“在书架上。”

她冲好了一大杯，用勺子搅拌着，到你床边坐下，看着你喝下滚热的一口，说：“这不很好吗？”

你没话可说。她自己津津有味喝着，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你是个奇怪的女人，”你望着她丰满的乳房上弥散开的乳晕。

“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很自然，你就需女人的爱。”

“不要同我谈女人和爱，你同谁都这样？”

“只要我喜欢，又赶上我有情绪。”

她那平淡的语气激怒了你，你想丢出几句刺伤她的话，却只说出了一句：

“你真荡！”

“你不要的就是这样？只不过没有女人来得方便。女人要是看穿了，为什么不也享受享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把手中的杯子放下，将一对褐色硕大的乳头转向你，怀着一种怜悯的神情对你说：

“真是个可怜的大孩子，你不想再来一次？”

“为什么不？”

你迎向她。

“你总该满足了吧？”她说。

你想点点头，代替回答，只觉得一种适意的困倦。

“你说点什么吧？”她在你耳边央求。

“说什么呢？”

“随便什么。”

“不说那钥匙？”

“只要你有的可说。”

“这钥匙可以这么说——”

“我听着。”

“丢了就丢了。”

“这也已经说过了。”

“总之他出门上街去了——”

“街上怎么了？”

“满街上人都匆匆忙忙。”

“说下去！”

“他有点诧异。”

“诧异什么？”

“他不明白人都忙些什么？”

“他们就好这样忙忙碌碌。”

“难道有这必要？”

“他们要不忙点什么就止不住心里发慌。”

“是这样的，所有的人脸上都有种古怪的表情，都满腹心事，”

“还非常庄严，”

“庄严走进商店，又庄严出来，庄严夹一双拖鞋，庄严掏一把零钱，庄严买一根雪糕，”

“吸吮得也庄严，”

“别讲雪糕，”

“是你讲起的，”

“你不要打岔，我讲到哪儿了？”

“讲到掏一把零钱，在小摊贩前庄严讨价还价，庄严，还庄严什么呢？还有什么可庄严的？”

“对着小便池撒尿，”

“然后？”

“店铺全都关了门，”

“人又都匆匆忙忙往家赶，”

他并不是急着要去哪里，他似乎也有个可回的地方，人通常称之为家，为了得到这间房，他还同管房子的吵了一架，”

“他总算有了一间房，”

“可钥匙却找不到了，”

“门不是还开着？”

“问题是他是否非回去不可？”

“他就不能随便在哪里过夜？”

“像一个流浪汉？像一阵风，在这城市的夜里随意飘荡？”

“随便跳上一趟火车，就由它开往哪里！”

“他根本不曾想过，一程又一程，兴致所来，想到哪里就哪里下，”

“找那么个人，热热烈烈爱上一回？”

“疯狂到筋疲力歇，”

“死了也值得，”

“是这样的，晚风，从四面八方来，他站在一个空场子上，听到一种声音，萧萧索索，他分不清究竟是风声还是心声，他突然觉得他丢去了一切负责，得到了解脱，他终于自由了，这自由原来竟来自他自己，他可以一切从头做起，像一个赤条条的婴儿，掉进澡盆里，蹬着小腿，率性哭喊，让这世界听见他自己的声音，他想尽情哭闹一番，却又发觉他徒有一个躯壳，内里空空，竟呼喊不出，他就望着空荡荡的广场上站着的不知要去哪里的他自己的那个躯壳，他该招呼一声，拍拍他的臂膀，开他个玩笑，可他知道这时候只要碰碰他，就会丧魂落魄，”

“像梦游一样，灵魂出了窍，”

“他这才明白，他原来的痛苦都来自这躯壳，”

“你想惊醒他？”

“又怕他承受不了，你小时候听老人说过，对梦游的人，只要从头顶浇一桶冷水，就会死

掉，你迟迟不敢下手，手都举了起来，又迟疑了，还是没有敢拍他肩膀，”

“为什么不把他轻轻弄醒？”

“你只在他身后，跟随他那躯壳，他似乎又还要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回他那个家？他那个房间？”

“你说不清楚，只跟着他走，穿过一条大街，进入一条巷子里，从另一头出来，又到了大街上，又进入另一个巷子里，又从这巷子里再出来，”

“又还回到原来的街上！”

“眼看快要天亮，”

“就再来一次吧，再来一回……”